

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蘭筏

## 第四回 會假親力戰群芳 求秘術虛糜大鈔

詞曰：瑞鳳何時觀，淫狐鎮日纏。生前那得許多緣，只為有金錢。  
真術從來少，深求亦枉然。思將藥餌補先天，除是遇神仙。

右調《巫山一段雲》

話說田公子自得了鄭羞花，鸞顛鳳倒，日夜取樂。鄭羞花做出千嬌百媚的態度，把一個田公子迷得如醉如癡，也無心再看瘦馬。那些瘦馬來看的，偏生不絕。鄭羞花恐怕田公子看中了，奪了他的寵愛，一日對田公子說道：「這些瘦馬人家的女兒，都是一樣妝點，看他怎的！就有個□分標緻的，那些媒人緊緊跟隨，一刻不離，恐怕著了手，那裡如得我到這裡，就被你這天殺的舞弄。那些瘦馬人家的女兒，看不成便罷，若是看成了，講禮錢，要首飾，要衣服，有父母的，又要你寫養老紙兒，有千百件的事來作難你哩！依我愚見，倒有一個好算計，叫你大飽吃，儘量飲，揀用好的，只是便宜你這天殺的了。」田公子連忙問道：「你有甚麼妙計，可快快對我講。」鄭羞花笑道：「這個好策，怎肯容易說出。我偏要急你急兒，你跪求我，我才說哩。」田公子此時也顧不得男兒膝下有黃金，朝著鄭羞花雙膝跪下。鄭羞花挽著田公子的手說道：「沒廉恥的，起來，我對你說罷。」

田公子起來，與鄭羞花並肩坐下，又再三求他的妙計。鄭羞花才說道：「我看你每日看瘦馬，多說少成，空費銀錢，就是看成了，只得一個兩個罷了。我如今有一個法兒，只要你肯花費幾兩銀子，我就說了。」田公子道：「銀子值得甚麼，就是日日用，還用不完哩。我的美人，求你快快說了罷！」

鄭羞花道：「我有兩個姐姐，一個叫做愛花，一個叫做惜花，又有一個妹子，叫做奇花。又有三個表姐，一個叫做夢蘭，一個叫做幽蘭，一個叫做贈蘭，還有一個姨姐，叫做真真。兩個姨妹，一個叫做盼盼，一個叫做娟娟。我當日在家的時候，連我共是□個，名為□姊妹，又畫了一幅圖，叫做《□美圖》。你如今擇了一個好日子，我叫人先去通信與我母親，約齊他們，只說是會親，都到這裡來會會，你那時看中了，我替你個牽頭，勾搭上手，任你取樂。但你不可忘我大恩。」田公子道：「我怎敢忘你這大恩，還要加意奉承你。你今此計大妙，求你快些邀他們來可好。」鄭羞花道：「早哩，早哩，有多少不便哩。」田公子道：「有甚麼不便？」鄭羞花道：「你如今所住的房子，乃是客店，他們怎肯到這裡來合親。你若要會他們，除非另尋一所大房子，要彎彎曲曲的房屋，接他們來，也有藏躲的去處。這裡房屋淺狹，倘被人看破，不大穩便。」田公子道：「這個說得有理，我今日就叫人尋大房子便了。尋了房子，就擇日請他們相會。」鄭羞花道：「就尋了房子，也還不便就請哩。」田公子道：「又是為何？」鄭羞花道：「這些人，都是你的大姨小姨，請他們來，難道見面禮都是沒有的？」田公子道：「見面禮要甚物件？」鄭羞花道：「無非是金銀首飾、錦緞紗綢之物。等他們來時，那一個與你勾搭上了的，再送銀子與他。」田公子道：「都有，都有。」鄭羞花道：「第一是尋房子要緊。」

看官，你道鄭羞花為甚麼只催田公子另尋房子？只因鄭羞花原不是寡婦，是個妓者，他如今說的大姨小姨，都是一班妓者。在客店裡，恐怕被人看破了機關，所以要另尋房子。這都是仇鬍子翟有志預先商議定了的，這個美人之計。無非是要弄田公子的錢銀。小人的算計，真正不可測度。當日田公子聽見說第一是另尋房子要緊，恨不得登時就現一座海市蜃樓，完成美事。慌忙就吩咐仇翟二人去尋房子。仇翟二人即時領諾而去，那揚州地方，乃是無所不有之處，俗語說得好，有了錢，生人的膽都是買得出來的。仇翟二人去了半日，就回來對田公子說道：「房子有了，尋在河下，與錢日生家最近。」田公子見說有了房子，歡喜之極。登時辭了主人家，挑發行李，到新賃的房子裡來。

安頓已畢，次日田公子慌忙問鄭羞花道：「如今好請這些姨娘來了。」鄭羞花道：「你的見面禮絲毫未備，就叫我去請人。」田公子道：「禮物值甚麼，我開一個帳，到錢日生家去，他就送來了。」遂提筆開帳道：

計開：金鑄□副，金花□對，彩緞二□聯，宋錦二□匹。

田公子寫畢，遂叫仇翟二人到錢日生家去取，又叫可郎跟去，即時取來。三人去了半日，方才把禮物取來，果然照帳發貨，一件也不少。田公子叫鄭羞花道：「見面禮物都已齊備，如今是請得成的了。」鄭羞花道：「不知那一日是好日子。」田公子著急，隨口應道：「明日是個黃道吉日。」鄭羞花道：「既是明日好，今日就去對我家母親說了，叫他去請，明日早來罷。我說與你，你可開一個帳，不必用帖，只叫母親照帳請親何如？」田公子道：「甚妙，甚妙，你說來我寫。」鄭羞花一回說，田公子一回寫道：

愛花大姐姐，惜花二姐姐，奇花四妹妹，夢蘭大表姐，幽蘭二表姐，

贈蘭三表姐，真真大姨姐，盼盼二姨妹，娟娟三姨妹。

田公子寫畢，問道：「可有了，再請幾個，多多益善。」鄭羞花道：「我原說連我是□美，你還要多請，若是他們一齊來，只恐怕你打發不開哩。」田公子道：「我的本事，也還不差，你休得小覷了人，快叫仇人九，將這單兒送與你母親去。」鄭羞花道：「那姓仇的去說是我問候母親。」田公子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」即時叫仇人九將帳兒送去。仇人九是預先說下的，慌忙便去，回來說道：「曉得了，明日都是來的。」

田公子見說都來，不象請親，竟象又做新郎的一般，心中胡思亂想道：「明日他們來，我豈有造次勾搭之理。」又轉一念道：「不就勾搭，萬一都回去了，豈不把好事弄成畫餅。」又一轉念道：「便是勾搭上了，只好一個兩個。」又一轉念道：「既然都來，何不一齊勾搭上了。」心內千思萬想，掛了一夜。次日早起，打扮得齊齊整整，好似等新人轎子來的一般。

時至已飯，果然九乘轎子一齊進門，下了轎，九個女娘個個嬌嬌滴滴。鄭羞花接著，你叫我姐姐，我叫你妹妹，真如燕語鶯聲。田公子看見，遍體酥麻，逐一見了禮，每人金鑄一對，金花一對，彩緞一聯，宋錦一匹。九個女娘一齊說道：「才到這邊，怎好收這等重禮。」田公子道：「些小物件，諸位姨娘休得見笑。」鄭羞花陪了，都到房中坐下。

茶畢，大家到房外游耍了一會，又到房中。田公子此時，好象失落了東西的一般，踱來踱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鄭羞花道：「都是自家的姨娘，不是外人，你進房來坐。」田公子聞得此言，遂飛也似的跑進房中，在牀邊上坐下，兩隻眼睛將九個人看來看去，越看越好。看了一會，房外排了酒席，一同出房共飲，九個女娘故意道：「我們吃幾杯，早些回去罷。」田公子說不出口，只是望鄭羞花丟眼色。鄭羞花道：「你們這些姐姐妹妹，難道都要回去，也留一兩個，在此陪伴我些時也好。」九個女娘道：「你有陪伴，要我們陪你做甚。」

酒至半酣，只見惜花奇花二人道：「我要房中走走。」二人起身進房，鄭羞花道：「我陪著你去。」也立起身進房去了，田公子隨後跟進房中，此時酒興高，色膽大，把惜花只一擄，擄在左手，把奇花擄在右手，說道：「我也看得不耐煩了，二位姨娘，憐念小子則個。」二人道：「你請我們來會親，為何這樣無禮？」鄭羞花在旁道：「姐姐妹妹，他們做公子的，就是這樣亂動。看我面上，將就些罷。」

二人半推半就，田公子早已先把奇花按在牀上，真似輕車熟路，早已入彀。恐怕惜花走去，丟了奇花，就去把惜花按下，送入妙處，二人口中雖說無禮，恨不得田公子擄在懷裡，吃個大飽。外邊七個女娘，同起身道：「我們都去走走。」故意走入房中，只見三個人擄作一團，七個人都一齊說道：「你們做得好事，我們快些回去罷，羞死，羞死！」

此時田公子拿那公子性，行起霸道來，先將房門拴上，說道：「眾位姨娘，來得去不得了，你們不進來看見便罷，既然看見，一個是放不過的，若是那一個不肯，登時你死我活。」七人道：「依你怎麼樣？」田公子道：「依我今日都要領略妙處，省得大家牽口。從今以後，我們打做一團兒，錦衣玉食，但憑諸位姨娘要甚麼。」鄭羞花道：「諸位姐姐妹妹，事已到此，說不得了，不如

講和了罷。」七人俱不做聲。田公子果然好本事，雖不能逐一盡歡，就如麋鹿相交的一般，登時又將七個女娘個個淡嘗滋味。雲收雨散，各整雲鬟，依舊出房入席。看官，你道這件事，豈可一時能度九女的，田公子不過要塞他們的口，所以嘗著些兒便罷，就如吃物事的一般，若是盡飽吃，一品足矣，若是這樣嘗些，那樣嘗些，便是珍饈百味，可以一時嘗到。況這九個女娘，都是初領略的，好似從來不曾吃過的物事，到口便覺得好吃，力戰九女，是這個緣故。

閒話不提，當下九個女娘入席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大家暗笑，田公子道：「諸位姨娘，都不必回去了，都在這裡住下了罷。」眾女娘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我們都是有管頭的，那有來會親就不去之理。」鄭羞花道：「不去果然使不得，被姐夫姨夫知道不便。不如回去說知，說我在此寂寞，大家輪流來伴我，這個去了，那個又來，只是不脫空就罷了。」

眾女娘道：「這個使得，我們告辭回去了。」鄭羞花道：「只是這邊要接那個，便對我母親說知，你們便來，千萬不可失信。」眾女娘道：「曉得，曉得。」田公子又叫把拾兩大錠，每人送兩錠作怠慢禮兒。眾女娘收了，歡歡喜喜，一齊上轎回去。你道這些女娘為何不肯住下，只因都是妓女，要去做生意的，所以不肯久住。

自此以後，田公子也不看瘦馬，也不回家，日日與鄭羞花並這些女娘飲酒作樂，花費銀錢真是不可數計，錢日生家領的本錢，用去□分之八，時常差人家去取銀子用。日復一日，光陰迅速，不覺數月。因酒色過度，把一個身子，弄得虛弱之極。先前把這事當做性命，到後漸漸支持不來，雖買些春藥扶持，也不過是燥熱之物，空助虛火而已，有甚益處。只便宜仇翟等人，賺得腰中豐滿之甚。

一日，田公子正在那裡與鄭羞花並接來的女娘，歡飲取樂，只見仇人九進來，請田公子說話。田公子出去，仇人九道：「有一個道士，貫會燒丹，補養先天，若是煉成了丹藥，服了時，養龜助戰，日夜不倦。」田公子聽得，正中他的病根，慌忙問道：「這位道士在那裡？」仇人九道：「離此不遠，若是大爺用得著，就去請來。」田公子道：「快快去請來。」仇人九叫翟有志去請。須臾道士請來，黃冠道服，腰束絲絛。田公子見了禮，分賓主坐下，田公子道：「適聞老道長精於燒煉，不知所煉何丹？」道士道：「這丹名為大還丹，煉成服之，又不獨補足先天，且可延年益壽。」田公子道：「可能做得房中之術否？」道士道：「此丹服之，周身精髓滿足，助男子之威，遂女子之意，便日夜採戰，亦無害事。」田公子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求老師秘術，就將大還丹煉一服見賜，自當厚謝。」道士笑道：「公子將此丹看得小可了，那裡這容易！此丹非數千金不能燒煉，非四□九日，不能成丹。」田公子道：「要用何物？」道士道：「要黃金百兩，白銀千兩，珊瑚琥珀各要一斤，其餘人參□斤，草藥任用，還要上好炭□擔。」田公子道：「金銀珠寶，一切用物，倒也不難。只是日子太寬了。」道士道：「公子要此丹速成，只消多加一千白銀，二七□四日便可成丹。」田公子道：「寧可加一千兩白銀，求□四日成丹罷。」道士道：「既然公子這等性急，今日便開爐燒煉。只是明日將一切用物齊備，我自有道童司火，閒人不可放他來看，到□四日，請公子親自開爐罷了。」

田公子件件依從，打掃了一間房子，將所要金銀珠寶等件，照單送到。道士帶了一個道童，果照開起爐來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叫田公子虔誠拜禱歸房，他同了道童，兩人在內燒丹。每日茶飯，都是道童去來自取，閒人不許擅入。田公子屈著指頭兒計算日子，到了□三日，差人去問道士丹藥如何，道士道：「丹藥甚好，若公子不放心，請來看看何如？」

田公子聽得，慌忙走來看丹。才走到爐邊，只見白煙一起，丹爐崩裂，道士故意驚慌道：「丹藥走了！這是公子身體不潔之故。觸犯丹神，與貧道無干！」田公子終日不離女色，此時分辨不得，默默無言，只是歎息。道士道：「空費貧道一片誠心，公子太不志誠。罷了，罷了！貧道勞而無功，從此告辭了。」田公子說不得他人不是，只得讓道士去了。此一燒丹，足費八千兩銀子，不知金銀珠寶，道士與仇翟二人久已分了，這是明明定下之計，待公子到，放下烘藥，只說身子不泊，觸犯丹神，叫田公子只恨得自己，說不得他人。小人毒計，愈歷愈深，可畏可怕。

閒話休說，次日閻文兒從外面轉來，慌忙扯著仇翟二人說話，仇翟二人面如土色。不知為甚麼事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顧天飛評曰：文章第一要頓挫，頓挫越好，文章越妙，頓挫越多，文章越暢。如此回中，既日會親，便會親矣，而鄭羞花偏有許多扭扭捏捏，絮絮叨叨，急得田公子抓耳撓腮，急得參閱，急得抓耳撓腮。普天下展卷人亦抓耳撓腮。世有直率為文不知頓挫者，當取《金蘭筏》第四回細細讀之。